

新的
馮玉祥

二十二年出版

ㄨ

馮 總 司 令 近 影



月一十年三廿國民
贈處公辦軍九二第軍陸
館書閱平北立國

目次

緒論 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和馮玉祥先生抗日的意義

一 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進攻——抗日是中國死裏逃生的出路

二 南京政府不抵抗主義的錯誤

不抵抗主義的實績——乞憐外交政策的幻滅——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停戰協定增加了察哈爾的危機——南京政府消滅抗日勢力的企圖——

三 馮玉祥先生倡導抗日的意義

馮先生就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後的成績——武力抗日，開展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民衆，創造真正的民衆抗日武力——收復失地，新的馮玉祥 目錄

保全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革新政治，解除民衆的苦痛

本論

一 馮氏的讀書與其革命

實踐與理解的關係——中國要人多不求理解——馮先生讀書追求革命真理——馮先生讀書的收穫

二 馮氏援助抗日勢力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軍政當局喪權辱國的經過——泰山時期對於義勇軍的援助——移居張家口以後的勢力——南京政府對他的壓迫——南京政府藉外力驅馮

三 馮氏實行抗日的前夜

馮先生抗日決心的表露——南京政府的利誘與馮先生抗日的堅決——南

京政府簽定「塘沽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的實質——各方對於「塘沽停戰」的反對

四 馮氏抗日的實行

反動統治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勾結——民衆選擇真正抗日的革命領袖——就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宥電——各方的響應及擁戴——察省抗日形勢的開展——改革政治的三道政令——三道政令的意義

五 馮氏收復失地

南京政府對馮先生的利誘威迫——捏造馮先生的罪名——闡明抗日態度
的真電及庚電——克復寶昌康保沽源——克復多倫的血戰——繼續前進
收復東北四省的準備

六 結 論

新的馮玉祥 目錄

新的馮玉祥

目錄

一，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歷史。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便成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共同的侵略對象。中國市場成了帝國主義者銷納其過剩商品及資本的尾閘，中國的豐富資料與衆多的勞働人口，成了帝國主義者爭奪與榨取的目的物。每一個帝國主義者都想擴大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藉以達到其經濟侵略的目的。帝國主義者爲滿足自己的私慾，有時濫藉自己犀利的武器，直接佔領中國的領土；有時則利誘威脅中國的昏庸腐敗的統治階級締結種種不平等條約，因此，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的國土日削，而又不平等條約則與日俱增。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之下，中國的經濟上政治上的主權已破碎無餘，而事實上完全聽由帝國主義者之任意宰制。今日的中國，確已深深陷入國際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次殖民地地位了！

歐戰而後，國際政治的中心，已從大西洋移至太平洋，而中國問題更成了太平



洋問題的核心。中國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中點，奪取中國的鬭爭是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美日三大強國取得太平洋霸權乃至世界霸權的前提。這種客觀情勢的變遷，必然越發促進帝國主義者加緊進攻中國，同時，又因為中國不是被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所單獨支配，而是為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共同支配，因為各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範圍並不十分確定，所以，帝國主義為獲得中國的鬥爭，至戰後而愈趨猛烈。太平洋上的三霸——英美日帝國主義者都極排除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的勢力而獨占的支配中國。中國問題必然成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今日中國乃是帝國主義者決勝負的戰場，而中國的民衆便是被囹圄在這戰場中的待宰的羔羊。

日本帝國主義者因其歷史的經濟的地理的特質，在環攻中國的帝國主義陣營中，要算是最兇惡最積極的一員。有計劃的吞滅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數十年來不變的國策。為達到這個目的，它常常利用中國的封建軍閥從事循環不斷的內戰，藉

此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它又常常利用歐美帝國主義者不暇東顧的時機，加緊進攻中國。企圖一舉而使中國完全屈服於其淫威之下。近代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慘史，大部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造成的。

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被捲入混亂不安的狀態中。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對策，非但絲毫不足以挽救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而且倒反促進了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尖銳化。生產貿易的衰落與失業羣衆的膨脹，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的政治家都鬧得焦頭爛額。在恐慌的重壓之下，資本主義國家要想尋找自己的出路，結果只有加緊對殖民地的進攻和準備重分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始便堅決的走上了侵略戰爭的道路。「九一八」事變就是這一戰爭的開始。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進攻蘇聯和鎮壓中國革命的口號的掩護之下，對中國步步進逼，得寸進尺，始而佔領我東北三省，奴役我東省數千萬同胞，繼則以飛機大砲轟燬我瀋陽一帶之精華，再則利用漢奸國賊攻佔熱河，

蹂躪遼東各縣，並以武力威脅平津，勾結南京政府締結一喪權辱國之停戰協定。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步步進迫而南京政府節節退讓的情勢之下，中國顯然已走到千鈞一髮的險境了！

今日中國民衆不欲救亡則已，否則非以全國民衆的力量首先與日帝國主義行賭命的戰爭不可。今日中國民衆之與日帝國主義乃完全處於「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對立地位。兩者之間，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慷慨奮決的抵抗，才是我們死裏逃生的途徑，一切不抵抗的妥協的政策，結果只有把中國引到滅亡的道路。

一，南京政府不抵抗主義的錯誤

「勇於內戰，怯於對外」，是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南京政府的特質，所以，南京政府應付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對策，乃是一貫的不抵抗主義和乞降主義。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南京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絲毫沒有抵抗的計劃和決心。自東省事變至瀝滬戰爭，自瀝滬戰事而榆關陷落，而熱河失守，而膠

東喪失，而平津危急，南京政府始終保持其無恥的不抵抗主義。義勇軍的苦鬥，十路軍的血戰以及全國民衆抗日情緒的高漲，非但不足以改變南京政府的卑屈態度，甚至反而引起南京政府的疑忌與壓迫。東北四省之亡，即亡於南京政府之不抵抗，義勇軍與十路軍之敗，即敗於南京政府之消極觀望與暗中壓迫；至於革命青年爲參加抗日運動而橫遭南京政府之逮捕槍殺者，更何止萬千。事實證明今日的南京政府，乃是與民衆的利害完全相反的反動政府。

在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中，南京政府最得意的對日外交政策，就是哀求國聯和美國的乞憐主義。南京政府日夜夢想其他的帝國主義強盜會替中國「主持公道」甚至助華制日。然而事實却把南京政府的夢想徹底的粉碎了。國聯所給予中國的，只是長期的延宕和敷衍；美國所給予中國的，只是冷靜的旁觀與空洞的不承認主義。這使得南京政府也微微的感到幻滅了。於是，我們的黨國要人們又喊出什麼「長期抵抗」呀，什麼「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呀，什麼「攘外必先安內」呀，等等漂亮

的口號，來掩飾他們的賣國行為和緩民衆反對南京政府的熱烈情緒。

南京政府，爲要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和消滅實際抗日的武力，甚至不惜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締結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據主持妥協的黨國要人們說，這次的停戰協定，是在「不辱權不辱國」的條件之下簽訂的，所以並不影響中國的主權與國際地位。然而事實如何呢？依據停戰協定的規定，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可以在長城以北耀武揚威，中國軍隊不能在長城以南本國領土內自由行動；日本飛機可以在中國境內實行偵察，中國方面不僅不能反對，而且還要予以保護和便利；中國軍隊在本國境內抵抗外侮的行動，被斥爲「挑戰」，爲「擾亂」，日本軍隊可以自由「追擊」。從上列幾點看來，可知這次的停戰協定，不僅破壞了中國的主權，而且還予中國民衆抗日的精神以最嚴重的打擊！

關於這次的停戰協定，還有一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在簽訂協定的時候，南京政府是有意把察哈爾斷送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怎樣見得呢？因爲協定中有着

「日軍撤退至長城線」一語。所謂長城線如指長城全部而言，則察省勢必被劃在日本軍可以自由行動的範圍內，因之，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可以隨時依據協定的含糊語句進佔察省。協定的締結，無形中造成了察省的危機。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完成其滿蒙的吞併計劃和建立東方反蘇聯的根據地，本來早就有奪取察省的決心。於今既然有了停戰協定的保障，則今後察省處境的險惡當更增加千倍百倍了！

南京政府不僅自己不肯抗日而且還不准別人去抗日。它爲貫徹自己的不抵抗主義和博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歡心，更企圖消滅實際抗日的勢力。最近南京政府不管全國民衆的反對，派宋子文先後向美國借款五千萬金元（合華幣約二萬萬元），向英國借款五百萬金磅（合華幣約一萬萬元），日前復有向意大利借款購買大批飛機的消息。此次南京政府大舉外債與購辦軍火的目的，顯然是在於充實消滅真正抗日勢力的財力和軍力。近日南京政府已開始向察省的抗日軍隊進攻了。南京政府恐怕師出無名，惹起國人的反對，於是利用無恥的新聞封鎖政策和造謠中傷的卑劣技倆

，加察省抗日軍及馮先生個人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南京政府是有意挑撥內戰的。國人如欲阻止內戰之爆發，如欲抗日勢力能繼續不斷的發展，應即起反對南京政府之反革命的戰爭！

三、馮先生倡導抗日的意義

在日帝國主義步步進逼而南京政府節節退讓的時候，在整個國家行將淪於滅亡的時候，馮玉祥先生本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意旨，毅然高舉抗日的旗幟，領導全國民衆實行武力抗日。馮先生這次的舉義，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上，無疑的，佔着最重要的一頁。

馮先生自從應全國民衆的敦促出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以後，一方面積極創造和組織民衆的抗日武力，以二十餘日的血戰和數千士兵傷亡的代價收復久爲漢奸叛逆部隊所盤據的察東失地，使察省領土得以完整無缺；一方面銳意革新政治，如像廢除一切苛捐雜稅，釋放一切政治犯，禁止黨費由國幣開支，嚴禁貪污賄賂，以

減輕民衆痛苦，總之，自從馮先生舉義以後，察省便成了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現出了新鮮活潑氣象。

從上面所說的事實看來，今日馮先生之興師抗日，至少含有下列的幾種重要的意義：

(一) 武力抗日，開展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半殖民地的中國，要想從國際帝國主義的束縛中獲得完全的解放，必須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簡單說，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然而帝國主義是不能同時一齊打倒的，所以，我們必須一方面利用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以爲我助，同時，從帝國主義的陣營中逃出一個最兇的帝國主義，對之行武力的賭命的抗戰。今日馮先生之抗日，卽是以抗日爲起點而展開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

(二) 領導民衆，創造真正的民衆抗日武力。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戰爭，必須以廣大的民衆力量爲基礎。只有廣大的民衆力量才是民族解放勝利的保障。軍閥的武

裝只是供個人驅使的工具，而不是以民衆的利益爲利益的武力。真正抗日的武力，必須是服從民衆的意志擁護民衆利益的武力。今日馮先生之抗日，即是要創造真正的民衆抗日武力，藉此促進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

(三) 收復失地，保全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南京政府以不抵抗而失東北三省，以假抗抗而失熱河，以不澈底的抵抗而任日帝國主義蹂躪遼東各縣。在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之下，中國的領土主權愈趨破碎。馮先生此次抗日，目的即在於保衛察省，收復察東乃至東北一切失地，藉使中國的領土主權得以完整無缺。

(四) 改革政治，解除民衆痛苦。中國民衆在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的剝削壓迫之下，經濟上的窮困達到了極點，政治上的一切自由被剝奪殆盡。今日馮先生之抗日，目的即在於改革國內的政治，減輕民衆的痛苦，恢復民衆的自由，藉此培養民衆抗日的元氣和實力。

以上我們已經把馮先生抗日的背景和意義加以簡單的說明了。我想一般對於今

日馮先生的爲人，或許會因此而有一個明確的認識能。

一，馮氏的讀書與其革命

「由實踐而理解，由理解而實踐。」實踐與理解，是互爲表裏的，沒有實踐則所理解的成爲架空虛渺的智識，沒有正確的理解，則其作爲易流於妄動，直至錯誤的結果造成，始恍然大悟，因此，讀書與作事具有密切的關係；想作事的實行家，就不能不勤於讀書。

然而中國現在的實行家，尤其是軍人，那一個真能讀書，追求真理呢？那一個更能藉讀書所得以檢點自己的行爲，矯正過去的錯誤呢？中國一般之所謂要人們，尤其是不能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中國有一句俗語說得好：「官越大，品行越劣。」無疑義的，中國一般的要人們的傳記，如果能毫無掩飾地，赤裸裸地寫出來，必然充滿了墮落醜態的行爲；而陰害革命民衆，摧殘革命勢力等一切反動行爲，就往往由這種墮落醜態的行爲及對於真理的蒙蔽產生出來。因爲不追求真理，則

不能正確認識世界的大勢和中國社會的趨向，於是落于革命潮流之後，又因落後而反動，陷害、慘殺……政客如此，軍閥尤其如此。

在現代中國軍人之中，真能好學不倦，追求真理的人，據我所知，只有馮玉祥先生一人。馮先生雖然來自鄉村，出身於士兵，而對於讀書求智的熱誠，却並不後人。即在作戰時期仍不輟的讀書。平時更不用說，晝夜不斷，手不釋卷。馮先生不但勤讀，並且希冀由讀書所得的認識，以推行他的革命行動。積四十年如一日，無時不在為革命而讀書，因讀書而革命的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不採用他的抗日計畫，致使暫時潛居泰山。其後，馮先生尤其致力於革命真理的追求。

馮先生讀書的精神與衆不同，這一點就是他之所以成爲「新的馮玉祥」的原因之一。世界的及中國的客觀情勢，逼迫他不得不走向「新的馮玉祥」之路，固然是千真萬確的真理，而其讀書的精神及讀書的收穫，也是其主因之一。馮先生常告訴人說：「我過去幹了許多次革命，但皆因自己沒有政見，交給別人去辦的結果，倒

成了不革命了。」馮先生追求革命真理的動機，即在於檢點過去的過失，準備此後正確的革命。馮先生從此革命熱誠出發，潛心埋首於新興社會科學之研究，世界大勢及中國革命趨向的認識的結果，乃恍然大悟於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情勢和必要的步驟。這次，「新的馮玉祥」先生接受了民衆的敦請就職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實行抗日，愛護民衆，而爲民衆所擁戴，友愛真正抗日者，而仇視不抗日或假抗日者，未始非追求革命真理的結果。

二，援助抗日勢力

馮先生固然希望着：再多研究些世界的問題，再多認識些社會的情勢，但是無情的客觀情勢，始終不讓他安靜繼續用功下去。「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繼續侵略中國不止，中國當局初則以不抵抗而喪失了東三省，繼復以假抵抗而於週日內放棄熱河，終則引敵迫近平津，華北全部動搖。

在東三省失陷之後，軍政當局不作軍事佈置，準備克復失地，而只向帝國主

義侵略殖民地的總機關，國際聯盟，作無謂的哭訴。所得的結果只是國聯調查團所編印的中國賣身契——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該報告書提議共管中國（此點，馮先生已在他所著『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中詳細分析過），而南京當局倒反贊稱不置。南京政府不但不能抗日，並且不願意別人真正抗日，無時無地不在摧殘抗日的勢力。上海十九路軍的抗日勝利，終為賣國的南京政府所斷送了。馮先生一提出抗日的具體計劃，南京政府即嚇得半死，拒之於三舍之外。

然而南京政府的這種無抵抗主義，倒反引誘日本帝國主義深入進攻熱河；熱河又在假抵抗之下，不出週日間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了。熱河失陷後，南京政府依然安逸自如，甚至乘火打劫，趕跑了張學良而伸張其勢力至於華北。只知爭奪地盤不顧抵禦外侮，而日本帝國主義的氣餒更加咄咄迫人；由熱河而直侵關內。長城各口天險之區，終因南京政府無整個計畫，不接濟異系軍隊而相繼陷落，終致日軍迫近平津而整個華北動搖。軍事當局迫不得已而始與日本締『城下之盟』，簽訂喪權辱

國的所謂『塘沽協定』。最近，日本更揚言進侵黃河以北，西至蘭州。若此，則中國實已危在旦夕，中國民衆不久將成爲異族的奴隸，庶可以預斷。

在這國家民族危在旦夕的時候，在這國土主權連三接四地喪失的過程中，馮先生不忍平靜過其安逸的讀書生活。所以，即在僻居秦山的時期，依然日夜關懷憂慮國家民族的大事。凡有往謁而請教其抗日方針者，莫不盡情接談；凡有求其接濟抗日的物質者，莫不傾囊相助。對於東北義勇軍的接濟和援助，尤爲周到。因此，有血氣的青年及抗日的志士，常聚集於泰山，東北各抗日義勇軍代表的足跡，常印於泰山道上。記得有某方義勇軍代表往謁馮先生盡訴他們的艱難及中央不接濟的實情時，馮先生聞之痛哭流涕，授與抗日計畫，贈與鉅額款項。

當山東韓劉戰起時，馮先生爲避免外界的嫌疑而遷居張垣。其後，對於抗日勢力的援助，尤爲努力。當時吉林北部及黑龍江義勇軍勢力之實飛猛進，未始非馮先生背後策動的結果。各方義勇軍皆紛紛派遣代表到張，再三懇求馮先生化義勇

軍總司令之職，並不是憑空掉下的事實。義勇軍勢力的澎湃，竟使日本帝國主義胆寒畏懼，即刻調動大軍，集中全力進攻。吉黑的義勇軍，因為南京當局不加接濟，馮先生個人的力量又有限，終不得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雄大軍力及新式武器，飛機，大炮，機關槍所打敗，而收復失地的希望遂絕於垂成。

吉林北部及黑龍江的抗日義勇軍的勢力，雖然暫時減退，而馮先生培植抗日勢力及自己策劃抗日的決心，却並未稍減，依然無日無時不在準備大舉。但是南京政府却因為恐怕抗日革命勢力之增長，會動搖他們的反動政權，對於一切真正抗日的革命勢力，極力加以壓迫和摧殘。因此，抱持真正抗日決心及再接再厲地實行抗日的馮先生，就被南京政府視同猛虎，恨不得立刻消滅他，或驅逐他遠去。馮先生自從移居張垣以來，南京政府即千方百計，力加壓迫，欲驅之於邊陲，或囚之於北平。起初命令宋哲元轉懇其移居，最後又唆使張學良武力驅逐，甚至因此而扣留宋哲元。無奈馮先生始終不為淫威所屈，依然繼續進行他的抗日計畫。

南京政府專靠自己的力量既不能達到驅逐馮先生離張的目的，遂轉而假藉外力。於是，驅逐馮先生及消滅反蔣勢力的條項，遂成了這次停戰密約的交換條件之一。考察『塘沽協定』之劃長城綫爲境界，調開駐察的軍隊，及華北停戰之後日逆軍即進陷察東各重地，即可明瞭南京政府的陰謀。現在，更加派遣大軍，逐逐侵入察省，常制民衆抗日同盟軍向北發展及繼續收復失地，南京政府當局，真不愧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了！

三、馮氏實行抗日的前夜

馮先生抗日的決心始終不爲惡劣的環境所屈撓，不爲賣國政府的淫威所降伏。他仍泰然居住於政府當局業已拍賣而日本帝國主義不日即將調遣大軍武力接收的張家口，積極準備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爪牙拚一生死。當時，馮先生既沒有大批的軍隊，又缺乏豐富的經濟條件，但都決心與世界三強之一的日本帝國主義拚命，其智可及，其愚實不可及，不知聰明的南京軍政諸公，作何感想？馮先生常對往謁的各方

代表及新聞記者談過：「……我決心爲國家民族爭生存而與日本帝國主義拚命。我有三千人就拚三千人，有二千拚二千，有八百拚八百，有八個人拚八個人，有三個拚三個，剩我一個人我也要繼續拚。日本帝國主義果真炸死我，那倒成全了我，把我打傷了，治好再來拚……」其堅毅的抗日決心，完全表露出這幾句談話之中。

二 南京政府鑒於這種情形，誠恐將罪了自己的主人，帝國主義，所以三番五次地派代表打電報敦請馮先生到南京去做官，利誘威迫雙管齊下。無奈，馮先生倒以最堅決最乾脆的辭句拒絕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軍快到來了。這時候，我若離張南下，就無異臨陣脫逃，能抗日的不一定要做官，做了官不一定就能抗日」。這是多麼可玩味的一句話！

「事實勝過雄辯」，「實際的行動最能使人信服！馮先生抗日的堅毅決心和實際的布置，果然獲得了各方抗日革命團體的信仰和擁戴；各方請求馮先生出山實領

抗日的軍隊及民衆的代表，日夜絡繹不絕。不但本國各方的抗日團體這樣切望着，懇求着，卽如韓國在東三省抗日革命團體，也是如此，韓國抗日軍總司令李凌然氏，曾經攜帶具體的計劃，親到張家口，再三敦請。於此，可見各方擁戴馮先生之一斑。馮先生這次出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實在不是偶然的。

然而南京政府却在這時候，在這南京政府敦促馮先生南下做官而馮先生倒反積極籌劃抗日的時候，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所謂「塘沽停戰協定」。這個協定固然是締結於日僞軍直迫平津的情勢之下的，但是日僞之能够直接迫平津的原因，在於軍政當局沒有抗日的決心和整個計劃，則無可諱言。軍政當局只爲防備民衆的責罵而伴爲假抵抗。南京政府不但沒有堅決抗日的決心，並且恐怕真正抗日的勢力真實抵抗，所以對於非中央派的抗日軍隊，皆不充分給與軍需上的接濟，甚至連民衆捐送的錢物，也加以扣留，或以巧妙的所謂作戰計劃的理由而命令真正的抗日軍隊退却。在這種情勢之下，日僞軍怎能不直迫平津呢？中國怎能不乞憐而結「城下之盟」

，締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呢？要而言之：所謂『塘沽停戰協定』，是在聊以塞責的假抵抗之後簽訂的，華北大部分大好河山是在嫉妬的，擴張勢力主義的，保持地盤主義的假抵抗的情勢之下被斷送了。

然則所謂『塘沽停戰協定』的內容如何？實質如何？我們只要略為檢討一下，即可知道各方責罵其為喪權辱國的協定，實有確切的根據。茲將該協定的概要轉錄於下（據各報所載）：

- 一，中國軍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
- 二，日本軍為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視察，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方便；
- 三，日本軍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不再超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撤歸還至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第一次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任之。

我們對於具有上列各項內容的「塘沽停戰協定」，至少也應有下列各種的認識，換言之，該協定的實質，的確如下：

第一，直視中國為被征服國，視中國正式軍隊為叛徒。協定第一項，不但規定中國軍隊須由本國領土「撤退」，且須「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若此，則以前為保土衛民而流血的愛國戰士的行動，竟被認為「挑戰」被認為「擾亂」。這不是奇恥大辱，是什麼？不獨恥辱而已，此後日本軍隊無論何時皆可以此「挑戰」為口實，在必要的場合向中國軍隊進攻；也可以「擾亂」為口實而隨意征伐他們心目中的叛徒。華北乃至中國全國，此後將永無寧日了。

第二，日本帝國主義竟以戰勝國上國自居。協定之規定：「日本軍確認中國軍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不再超越該線追擊」。日本軍隊這次既然趾高氣揚

地滿抱勝利的驕氣而退去，此後更難保其不在認爲必要的時候捲土重來。誠恐華北全部之淪熱爲河之繼，爲時不久呢！

第三，日本帝國主義直認長城爲其國境，長城以東以北之地，全部於無規定之中劃入日本的版圖。協定第三項倡言日本『自動歸還至長城之線』，『自動歸還』四字，含有深沉的意義，且又以『長城之線』爲言，則無異直認長城爲中日國境。南京政府雖未正式承認滿洲國，其奈協定條文已於言外承認了。

第四，日本直視中國爲其屬國，此後可以在中國境內自由行動，協定第二項規定：『日本軍……可以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視察，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方便』。停戰後，日本猶可以隨便『視察』，而『中國應加保護，並與方便』，中國政府竟慨然承認，是可忍孰不可忍。且所謂『其他方法』含義極廣，日本便衣隊隨意擾亂，是其他方法之一，日本軍隊盤查中國居民，也是其他方法之一。

第五，長城線以南，協定第一次所規定之線以北以東的土地，將完全脫離中國的

主權。協定第四項規定該區地內之治安，僅能由中國「警察任之」。中國不能在本國境土內駐兵設防，而只能以毫無抵抗力的警察任治安之責，當局之所謂「局部和緩不影響於領土主權」，誠不知究何所據而云然。況至現在，這種警察，又要由僞軍編充！

第六、察哈爾及綏遠等省，皆被割讓於日本了。協定第三項既然明定長城線為中日境界，則察哈爾及綏遠等長城外各省日本當然有佔據的權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為要準備進攻蘇聯及鞏固其侵佔華北路線起見，必先佔領察哈爾等省。南京政府為消滅其眼中釘的馮氏勢力起見，也願意日本來佔領察哈爾等省。以上六條祇是略就公開的協定條文檢點出來的實質，此外還有許多附帶的密約。該件密約除承認「滿洲國」自主獨立，并以遼吉黑熱四省為其領土外，且有以下各項的妥協條件：

1. 為共同需要維持遠東和平起見，於必要時，日本海軍，得停泊於中國沿海之

任何港岸。並爲免除中日滿三國共同之敵人侵犯起見，日本陸軍得自由通過察哈爾綏遠二省，並得在該二省內，自由組織防禦工作或工事。

2. 中日滿三國，應以全副力量，互與經濟及財政之援助，以冀遠東經濟狀況，得早日恢復健全地位。尤須注意者，中國政府，應消除其抵貨及反滿之各種行動。

3. 中國政府認爲時機恰當時，可通知日滿二國政府，進行和議，簽訂中日滿三國協約，俟三國協約簽訂後，中滿二國，再進行劃定疆界。

4. 俟上述三原則之條約成立後，中日雙方，再各遣代表，進行和議，停止戰爭。而「不設軍備地帶」(Demilitarized Zone)之劃定，亦須於此會議中決定之。

(譯自六月一日天津英文平津泰晤士報)

「塘沽停戰協定」既然具備置各種喪權辱國的內容，則各方輿論沸騰，誓死反對，自是意料中事，協定一旦發布，則全國各大報均著社論，極力加以抨擊和反對，南京政府權力範圍外的輿論不用說，即其勢力範圍內如上海，天津，北平等地各

大報，也皆著文反對。茲錄天津益世報的社論於下，以見一斑：

評中日停戰協定

事實勝過雄辯。所謂的「停戰協定」，其內容概要已經公佈。前此政府當局否認華北對日交涉是「屈辱求和」者，目前尙有何詞以自解？由今思之，前此當局避免「妥協」名詞，否認「妥協」事實，實有充分理由。証以協定概要，這次交涉，是屈服，是投降，是屬地自居，是唯命是從，這種交涉結果，怎够「妥協」兩字？協定簽字以後，汪院長立即發表關於協定的談話。據汪院長談，交涉結果，「必不影響於領土主權及國際地位」。協定內容如此，當局猶作此聊以解嘲的慰藉，何異自欺欺人。

協定第一條，規定中國軍撤退至指定地點，「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本國軍隊在本國境內，不能自由行動，領土何存？主權何在？所謂「不影響於領土主權及國際地位」者，意義又何在？第一條中最大恥辱，莫若「不行挑

戰擾亂之舉動」一語。國境以內抵抗外侮的軍事行動，何謂「挑戰」？何謂「擾亂」？中國果承認前此長城守土衛國一切戰事，爲「挑戰」爲「擾亂」，則忠勇殉國先烈·九泉有知，當不瞑目。

第二條規定「日本軍爲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行視察，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便利」。中國簽字承認日本飛機可以自由視察中國軍情，「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便利」，似此，中國領土又何存？中國主權又何在？條文中最大危險且最大恥辱處，在「其他方法」幾字。何謂「其他方法」？今後大隊日兵，進駐平津，作爲視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今後北平軍分會以日本警察守衛，河北省政府以日本軍隊駐紮，實行視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今後日本方面派人點驗中國軍隊，派人搜檢中國居民，實行視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其他方法」四字，包括無窮，今後日本的妙用，當亦無窮，日本用任何方法視察中國軍情，「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便利」。這種條件之下，中國領土何存？中

國主權何在？『其他方法』，這種籠統空泛文字，用之於國際條約中，此實創見。對這種字句，中國竟肯簽字，竟敢簽字，這又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條件若此，而謂不影響『領土主權』，及國際所得地位』，其誰欺，欺天乎？

上面所談，不過從第一第二兩條詞句中隨意舉出幾權辱國的例證而已。若第三條中『日本不超越該線追擊』，『追擊』兩字，又何異官兵剿匪口吻？『日本軍自動歸還至長城』，『自動』『歸還』字句，又儼然承認長城以北為日軍可以自由行動的家鄉。這種協定原稿，出自日本人手筆，不問可知。一字一句，日本人都有深刻作用。中國簽字這種協定，而謂『不影響領土與主權』，其誰欺，欺天乎？

國際間文件，一字一句，不可疏忽，故我們不厭煩重，加以指出。其實這次協定的危險性，尚不止於字句的疏忽。因此，我們又舉出下列三點，以喚起國人的注意：第一，停戰協定，沒有時間限制，協定中規定各點，如『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下以北以東地域』，以後是否為永遠的緩衝地點？『日本軍歸

「還長城線」，是否中國今後承認其永遠佔據長城線？第二，停戰協定，既無時間限制，對中日整個問題，並無明文規定，採用他項方式解決。中日整個問題，是否即以不解決而解決，是否即以這次「停戰協定」為最後的解決？果然如此，長城以北中國領土，是否無形中放棄？第三，「日本軍歸還長城線」，「長城線」，是否指長城全部而言？倘係長城全部，則察哈爾等地今後日本是否可以自由駐兵？協定中只規定日本軍可以視察中國撤兵情形，在這種片面有利的協定下，倘日兵不撤退，倘日本兵挑戰擾亂，中國又何以視察，更何以善後？

總起來說。這次協定，文字上中國方面疏忽之點甚多。在義務上，又只有中國一方面的義務，不是中日互換的義務。協定成立以後，中國軍今後不得越撤兵線雷池一步。日本兵在「其他方法視察」一語中，實可隨時出入平津，平津危險，絲毫未減除。不止未減除，今後對敵人越境行動，且需加以保護，與以便利。這種協

定，在中國是有百失而無一得。在日本方面，永遠維持此停戰協定，永遠保存停戰協定中權利，則一切如願以償。中日問題，即可以不解決而解決。果真不解決而解決，則日本侵略計劃，當熊斌氏在塘沽痛飲香濱時候，已宣告全部成功。若然，則汪院長昨日談話，所謂「求其心之所安」者，心果安歟？心果安歟？

此外，各方實力派對於這次停戰協定，尤其攻擊不留餘地。茲錄二三主要的通電於下：

（一）西南政務委員會反對停戰協定通電

（銜略）今日本會致電國際聯盟，九國公約簽字各國，及蘇俄聯邦政府，否認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指令南京政府與日本簽定之停戰協定，其文如下：最近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指令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所謂停戰協定，西南政務委員會對此問題，不得不謹向國際聯盟，九國條約簽字各國，及蘇俄聯邦政府，再致如下之聲明。本會於五月十八日之照會中，曾列舉南京軍事委員會與日本參謀本部進行協商

中之若干條款，從而聲明，苟中日當局成立任何有損於中國在滿洲熱河境內領土的主權及行政的完整之條件，而與九國條約及國際聯盟對於滿洲事變之決議相違反者，則中國全體人民，誓必堅決反對。此項聲明發佈後，即得全國人民團體普遍之響應與服從，且得華北民衆抗日軍總司令馮玉祥與會在上海抗日最力而得國人信仰之十九路軍各將領之擁護。本會之所以起而發布全國人民此種一致反對之公意，原冀有以促起南京軍事委員會與南京政府之覺悟，停止其對日屈辱妥協之進行，俾得以挽回國內一種嚴重之局勢，而不使之發展。蓋此一種嚴重之局勢，乃南京軍事當局如一旦與日本成立屈辱之妥協，結果必將施其武力，殘殺其國內堅決抗日之同胞，以求一逞。而此種結果，唯有使南京軍事當局停止其對日屈辱之妥協，始不致發生也。今此奇恥慘痛之結果，竟不幸而完全伏于此次停戰協定所暴露之政策中。真切言之，此一協定乃不惜置中國全體人民之生存權利于不顧，承認日本之一切掠括，而使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得以保全其個人之武力，以達內戰之目的。若使南京軍

事委員會當局，履行其與日本參謀本部所簽訂之協定，則中國之內戰，必爲此項停戰協定相因而至之結果。此協定能被履行以前，南京軍事當局，必不能不首先圖謀將馮玉祥將軍所率領之民衆抗日武力與素有聲譽之十九路軍及其他西南各省堅決反對停戰協定之軍隊，加以排除及消滅。停戰協定之所以必須反對，其原因則以概說其曾被宣露之條文而言。據報尙有秘而未宣之各種條文，實際上已無異於投降條約，若容任其存在，將使中國受事實上承認滿洲僞國日本傀儡組織之束縛，同時使中國承認其造成華北一種與中國主權之安全及行政之完整絕不相容之局勢，而貽禍於中國最要害之區域。此外復有一種條文，其所規定，依文字之解釋，則爲中國必須禁止繼續以抵制日貨爲自衛之方策，若依此種解釋，則以日本戰時財政專特在外國銷售日貨而得大宗收入之情形論之，其結果，必使中國負擔購買日貨之條約的義務，是無異以中國人民之金錢，源源資助日本目前侵略中國之戰爭，供其進行不已也。除茲所舉而外，此一停戰協定，實予中國民族之道德的生命，以莫大之打擊，而

使其抵抗外侮之精神意志力量，皆受重大之創傷。痛切言之，日本此次不獨于物質上掠奪中國四省之領土，且於心理上正以其所以征服南京各政治首領之心理者，掠奪全中國也。本會對於一般人以爲停戰協定爲避免繼續流血必要步驟之見解，敢正言以証其謬，須知此停戰協定，果予實行，必爲今後流血之總因。所不同者，惟無此停戰協定，則中國流血之總因，在日本。有此停戰協定，則中國流血之原因，必在南京軍事當局。此外尙有一種悖謬之見解，以爲停戰協定之簽訂，由于中國不能抵抗暴日之故。是說本會亦不能不嚴詞加以糾正，本會敢切實正告于世界，自日本侵入瀋陽以來，已二十匝月于茲，南京軍事當局，始終未嘗對於侵入國境之敵寇，予以真實之抵抗。此種不抵抗之責任，全中國民族必不能容其逃避，歷史亦必不能容其逃避，事實上南京軍事當局之政策，對於敵寇之步步侵略，在在予以有形無形之鼓勵。舉例言之，一九三二年一月，蔣竟發表三日可以亡中國之謬言，而日本聞之，果于七十二點鐘以內，派遣海軍，進攻上海，使其最繁富之一區，頓成恐怖狀態。

。更舉其近者，彼復公然停止中國駐日內瓦之代表，用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經濟裁制之規定，以對日本。雖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等，以代表資格聲請南京政府以宣佈絕交爲國聯引用第十六條盟約規定之準備，而亦遭南京軍事當局所抑制，此種事實，爲日本參謀本部所探知，故前次日軍對於長城以南之進攻，乃謀之而益急。中國欲於日本之侵略，在軍事上及其他方面，施以有效之抵抗，誠非全國有大規模之一致行動不可。而全國大規模之一致行動，又誠非全國統一不可。然須知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操持南京政府之實權而不去，卽全國之統一，在政治上與精神上均爲不可能。全國領袖與政治人材，共集中于南京，誠爲國家企求統一所不可缺之舉；然而始終無一人能信賴此軍事當局，所以然者，則以其人過去對待同事之一切舉動，已暴露其政治及道德之殘破，致無人能與開誠相與，以共濟國家之巨艱。此種團結，實有道德上政治上同時必備之基礎，而與政治上道德上之行爲，皆已自毀其信用之人求團結，實爲盡人之所難能。今西南政務委員會，於此謹致簡切之言曰：

本會不惟誓不承認中日停戰協定爲有效，且當於國家危急之際，不能不採取各種必要之步驟，以期乘全民族堅決不甘被人征服之精神，保障中國之尊嚴，與其主要之權利，等語，特達。『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鄒魯全叩。篠（十八）』

（二）蔣光鼐蔡廷楷等反對停戰協定通電

（銜略）均鑒，頃上中央一電，文曰，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主席林，行政院長汪，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鈞鑒，頃自西南執行部巧（十八日）電至閩，及日來平津告危，報載我方與日敵謀停戰情節，羣情惶惑，以爲對日妥協一說，似非悠悠之口，光鼐廷楷，竊以我與暴日，不共戴天，妥協苟存，無異圈牢待宰，等一死耳，與其呼號宛轉於屠戮之下，孰愈於慷慨奮決於浴血之中，蓋暴日之敢於入寇中國者，因覩破歐美及歐洲間經濟政治的衝突，與利用公共宰制中國反對蘇俄的焦點，使吾民族陷於最後掙扎之時代，斷非仰人鼻息，空言乞憐，可以解救，更非委曲

求全，倖敵不來，可以暫免，所以十九路軍有一二八奮起淞滬之抗戰，並在戰中極力主張擴大事態，到處抵抗，及敵攻山海關熱河以來，屢以絕交至不辭全國抗戰爲請者，誠昭然有見及此也，頃者，鈞座屢以共匪不除，不能談抗日爲誡矣，然區區竊引爲深憂者，共何日可以剿除，敵何日停止進攻，假使外被不可止之進攻，內儼不可決之剿除，則國將不國，屆時狼狽沉淪之慘狀，孰得而知，然猶有可冀者，曰歐美及歐洲間的矛盾之近似解決，可望合同制日也，然而歐美卽能制日，亦非脫中國之禍，乃不能坐視日之獨佔耳，匪特此也，日見歐美皆懼引起大戰之故，當不因歐美之制裁，而止其詭謀之進攻，歐美將因日之不止攻，且益互謀均利的解決。但其方式之不同者，一方面爲獨佔，一方面爲共管耳！嗟乎，半殖民地之中國，早被帝國主義經濟的統治，於今已臨於政治的宰割或共管矣，是非我全民族爭生死亡於呼吸之間乎，舍喚起全民族的意識，集全民族的力量，領導全民族的革命，共誓死志以抗敵，尙有何道乎，人可殺也，全民族不可殺也，經濟可統治，政治可宰

割或共管，獨民族生存的意志，匪惟不被征服，且令人尊重而得救，觀於新土耳其之往事，是其明証，倘我政府真能澈底領導全民族，不顧目前生死利害，抵抗暴日到底，則歐華將不難轉爲我友助也，此光緒廷楷等認之至明，思之至澈，自九一八事變，一二八血戰至今，未嘗一息不本此志，圖與敵周旋，並爲全民族前驅，以思救此繫在旦夕呼吸的國家命脈者，當早爲鈞座所洞察，而屈辱的妥協，圈牢待宰的妥協，檢安旦夕，勢必於至亡國的妥協，又當早爲鈞座所深悉，所斷不肯爲，且不忍出，而西南執行部巧電所說，與日間報章所騰載，心中憂憤，極不能安，究竟真相若何，伏乞垂示，總之，光緒廷楷等頭可斷，敵不可屈也，臨電無任惶恐待命之至，蔣光緒蔡廷楷叩有等語。當我民族危亡在呼吸之際，羣起挽救，必不容緩，亦且不忍偷生苟活，凡在血氣之倫，應具救亡之同情，想諸公及各同志，睹此時局，對於光緒廷楷所言，不啻先諸公諸同志心中所欲言者，尤望諸公諸同志，共起一致，爲具體事實上之救亡進行，是光緒廷楷所望諸旦夕者也，區區鄙懷，尙祈諒察，

蔣光鼐蔡廷樞印(二十五日)印。

馮先生反對這次的停戰協定，言之尤爲憤慨。茲錄其復蔣蔡檢電於下：

各省市各報館轉全國民衆均鑒，頃獲見西南政委會宣言，及福建蔣主席光鼐，蔡主任廷樞，通電反對由壓迫所造成之妥協，昭告世界，激勵民衆，辭嚴義正，曷勝贊佩。溯自九一八以迄今日，現政府有力當局，實始終站在不抵抗主義之立場，雖政策之名詞，表現不一，而政策之內容，實質未變，有力當局蔽於私利，堅主安內先於攘外，究其實則爲真對內，假抗日，試觀政府所擁有之絕大部分的軍力財力，未嘗用於抗日，對於自動抗日之義勇軍及各部國軍，不予以公平待遇，對於自發抗日之民衆禦侮運動，反而加以摧殘，卽其鐵證，跡當局之用心，非真實行抵抗以禦外患，乃爲飾詞抵抗以欺民衆，夫大敵當前，不竭全力而懷二志，安得不敗？一敗之後，卽迅捨戰而求和，其間步驟一貫，迹象昭然，乃猶假爲出於力之不足，若干御用之輿論，從而和之，其亦知民衆視聽有如明鏡，高懸之不可欺蔽乎？目下平

軍被圍，察綏危殆，此時言和，等於投降，投降等於亡國，主持妥協之有力負責當局，必爲民衆所共棄，倘使今日希圖苟安自便，負責當局能有光明前途，則簽字於二十一條之袁世凱，早應帝制成功，玉祥茲已應民衆請求，爲真義所迫，在察省前線出組民衆抗日同盟軍，決心與敵死拚，成敗利鈍，非所敢計，其立場其宗旨與西南政委會，及蔣光鼐蔡廷樞兩先生所宣示者，不謀而同，要當同心戮力，共靖國難，謹此宣言，伏祈察察，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馮玉祥叩檢。

三、馮氏抗日的實行

上節所揭露的事實及數十年來的中國史，很顯明地證明了一種原則。在帝國主義的階段上，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階級，必然地不能代表全體民族的利益，以抵抗侵略的帝國主義，而祇依靠帝國主義的保護以存在。帝國主義與國內的反動的統治階級，是狼狽爲奸地互相利用着，帝國主義利用反動的統治階級爲剝削殖民地民衆的工具，反動的統治階級則利用帝國主義爲其維持政權的靠山。因此，反動的統治階

級不但不能打倒帝國主義，也不願意打到帝國主義；不但帝國主義要消滅被壓迫民族國內的革命勢力，即國內的反動統治階級，也同樣企圖消滅本國的革命勢力。這就是不獨日本帝國主義要積極進攻察哈爾，南京政府當局也不容馮先生久住張家口的原因。馮先生在這種內外夾攻的情勢之下，當然而又必然地，接受抗日民衆革命團體之請，出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之職。

再自另一方面看來，教壓迫民族國內的一般民衆，也深知素與帝國主義狼狽爲奸的反動統治階級，絕對不會爲保護他們的利益而積極抵抗來侵的帝國主義，民衆要靠反動的統治階級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直等於與虎謀皮，所以，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在這將近二整年的長期間，從沒有真正覺悟的革命團體，企圖追隨反動的統治階級去抗日；而祇聽見過常有真正抗日的革命民衆，在不知不覺之中，因爲主張抗日，實行抗日而被處決了。這種鐵一般的法則和事實，驅使中國真有革命性的抗日的民衆，集合起來，團結起來，堅決地無條件地，敦請「來自鄉村，

出身隊伍」的馮先生出來担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之職。

馮先生這次出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我們敢斷定他一方面是爲內心的革命情緒所激動，他方面是爲革命的大潮流所盪漾。因此，在馮光生就職的當初即堅信其必能真正抗日，能爲解除中國民衆的痛苦而抗日，從根本說來，抗日祇是手段之一，而解除民衆的痛苦，才是實在的目的。馮先生必能依此原則做去，「新的馮玉祥」先生，必更能循此原則做去。以下馮先生的主張和實行，就是明證。馮先生的抗日主張，第一先表露在就職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的通電中：

（銜略）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得寸進丈，直以滅我國家，奴我民族，爲其絕無變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權者，以不抵抗而棄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熱河，以不澈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滌滬平津。卽就此次北方戰事而言，全國陸軍用之於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軍則根本未出動；全國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衆捐助尙被封鎖挪用，要之，政府殆終無抗日決心，始終未嘗制定並實行整個作

戰計劃，且因部隊待遇不平，飢軍實難作戰，中間雖有幾部忠勇衛國武力，自動奮戰，獲得一時局部的勝利，終以後援不繼而挫折。邇者，長城全線不守，敵軍迫攻平津，公言將取張垣，不但冀察垂危，黃河以北，悉將不保。當局不作整軍反攻之圖，轉爲妥協苟安之計，方以忍辱負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敵抗日將士所流之血，後方民衆爲抗日所流之汗，俱將成毫無價值之犧牲。一時之苟安難期，他日之禍害愈深。國亡種奴，危機迫切。玉祥辭居張垣，數月以來，平津滬粵，及各省市民衆團體，信使頻至，文電星馳，責以大義，勉以抗日。玉祥深念禦侮救國，爲每一民衆所共有之自由，及應盡之神聖義務，自審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謹依各地民衆之責望，於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衆一份子之資格，在察省前線，出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率領志同道合之戰士及民衆，結成抗日戰線，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爭取中國之獨立自由，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盡十分力量，大義所在，死而後已。凡真正抗日者，國民之友，亦資

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國民之敵，亦吾之敵。所望全國民衆一致奮起，共驅強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復領土完整。謹佈腹心，敬祈賜予指導及援助。馮玉祥叩
宥。

能「以民衆一份子之資格率領志同道合之戰士及民衆」，盡其「每一民衆所共有之自由及應盡之神聖義務」，「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爭取中國之獨立自由」，已足表明其爲「新的馮玉祥」的真面目，更能「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盡十分力量，大義所在，死而後已」，其堅毅的決心，不是普通人所可及。又曰「凡真正抗日者，國民之友，亦吾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國民之敵，亦吾之敵」，何等的痛快淋漓，如此態度，如此決心，如此主張，當然而且必然地要受到各方的擁護。該電發出後，各方響應的通電卽如雪片飛來，擁戴投効的志士，有如風起雲湧的情勢。茲錄其主要的響應通電於下：

(一) 東北五十餘將領通電

方總指揮並轉馮總司令均鑒，各省市軍民長官，各報館，並轉全國民衆均鑒：自東北事變發生以來，舉國洶洶，危亡是懼，呼號奔走，力竭聲嘶，政府既負軍事外交重責，或戰或和，應有貫徹主張，始足以資應付；果出於戰，則必簡精銳，應與周旋，果出於和，當日本於日內瓦提出滿州撤兵條件五項時，即應相繼接受，以免擴大範圍，當年作相奉派接收滿州各地，東北民衆，方殷企望，而政府忽叫拒絕，直接交涉，停止和議，竊謂政府已有備戰之決心，縱不秣馬勵兵，以決勝負，亦必深溝嚴防，而錦州一役，授意撤兵，政府即授意撤入關內，千里膏腴，棄而弗顧，作相等待罪行間，以爲政府措施，自有成見，忍痛服從，乃朝中之議論未定，而嚴疆之警訊頻來，而榆關失守矣，未幾而熱河告警矣，未幾而長城各口相繼淪陷矣，我忠勇將士，而臨前敵，死亡狼藉，肝腦塗地，猶復前驅，以抵抗到底之決心，以冀爭最後之勝利也，乃政府日倡長期抵抗之說，而空軍不遣，坦克不撥，甚至軍餉不發，給養不繼，文電呼籲，空言支吾，論者謂中央新戰術之器具，悉留爲內戰之

需，羅掘我民衆之脂膏，皆充入私人之橐籥，凡我軍人血肉之軀，供敵摧殘，不言利器之犧牲，作相等目擊顛連，刻骨痛心，似此孤注之謀，無異伏劍之計，即謂政府欲假手敵人，以剪鋤異己，誅心之論，豈謂無因，凡我同胞，久深憤慨，徒以國難當前，不得不力爲隱忍，今則圖窮七現，忽於前綫激戰之時，始而漸作游移之詞，繼有制亡之語，自黃郛北來，無日不在妥協停戰奔走接洽之中，究竟妥協內容，係何條件，喪失國權，至何程度，嚴守秘密，毫不公開，外間紛傳政府假借外人強權，消滅國內異派將領與日政府法西斯蒂主義聯合，把持兵柄，以遂其一黨專橫之私，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其計果遂，則我神明華胄，淪胥以亡，其禍不僅失地喪師而止，且國府數年以來，武斷政權，爲植黨營私之具，批政百出，罄竹難書，因內政之窳敗，召外侮之紛乘，今已政策失敗，既不自引咎以謝國民，又徒不惜辱國喪權，陰謀盤踞，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作相等，飽絕患難，與我東北士卒，久共生死，今我將士，國破家亡，猶復支持苦戰，所冀者，惟有收復失地，完我版圖！

何能以此輩慕四朝三，任意愚弄，使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域，頃讀粵東唐紹儀等，編建蔣光鼐等反對妥協通電，張家口馮煥章將軍等，抗日到底宣言，詞嚴義正，足發奸謀，足見天下耳目，一手豈能盡掩，總之政府之和不戰，忽和忽戰，無非以和戰之奸計供一黨貪歛之私圖，坐致數千萬將士，作無謂之犧牲，數百萬人民，遭流離之痛苦，清夜捫心，將何以對已死之忠魂，何以對戰地流離之民衆，今更欲作城下之盟，爲劉豫石敬瑭而不恥，似此營私誤國之政府，何可任其貽禍蒸民，作相等，謹率數十萬健兒，從我國元老勛舊名流碩彥之後，能真抗日，重奠山河，努力同心，應付國難，以期外防強鄰，內安黎庶，起沈疴於膏肓，救危亡於瞬息，迫在眉睫，敢佈心腹，揮淚陳詞，佇候明教。張作相，萬福麟，于學忠，劉翼飛，孫魁元，何柱國，王以哲，黃顯聲，劉多荃，馮占海，董英斌，李振唐，陳貫羣，杜繼武，張誠德，白鳳翔，高桂滋，黃光華，高樞秋，李杏村，姚惠藩，常經武，王奇峯，郭希鵬，劉世榮，李福和，陳春棠，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楊正治，繆徵

流，孫德荃，沈克，張廷樞，錢虎易，姚勳，張政柯，何立中，翁照垣，丁綬庭，劉月亭，邵海亭，喬方，王和秋，劉暑東世（三十一日）際印。

按本電剖述東北將領二年來受制於當局因而喪失領土的實情，可見即在東北將領之中仍不乏抗日的志士，祇以當局始終無抵抗的決心而受挫而已。

（二）方振武氏擁護通電

（銜略）頃奉宥電，敬悉我公緣日僞之深入，痛邊塞之淪胥，應民衆之環求，任救亡之艱鉅，高標義幟，俠烈參天，凡屬軒轅子孫，孰不開風而興起，振武綿山誓師，計已數月，每洒新亭之淚，欲揮魯陽之戈，朗朗三光，實所共鑒，徒以壓迫頻來，以致師行遲滯，黑山白水，早屬他人，承德榆關，又非我有，近則平津被圍，察綏告急，所謂現政府者，既抵抗之中轡，復妥協之昌言，城下之盟，恬不爲怪，抑知日本帝國主義者，得寸進尺，剝皮及膚，整個神州，行將莫保，誰無肝胆，誰無熱忱，每念及此，泣數行下，且毀家真諦，急待臨邊，雖阻力叢生，猶羞裹足

，但欲燕然勒銘，勢必事有重心，乃克有濟，更盼厲集羣賢，共謀國是，鈞座東山再起，主持有人，振武不敏，誓率數萬健兒，竭誠擁護，修我刀劍，殲彼兇殘，勝則爲少康之一成，敗則爲田橫之五百，捍衛疆圉，唯力是視，謹電奉覆，不任瞻依。抗日救國軍總指揮方振武叩。

(三) 鄧文氏擁護通電

總司令馮鈞鑒，頃奉宥電，敬悉應民衆及抗日戰士之請求，出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全國騰歡，強敵喪胆。職率部轉戰，誓死抗日；夙蒙領導，願隸耕犂。謹率所部兩萬健兒，服從鈞座指揮，前驅殺敵，赴湯蹈火，義所不辭，謹電奉復。總指揮鄧文叩感。

(四) 張人傑等擁護通電

全國各報館各民衆團體轉全國民衆鈞鑒：日寇秉其侵略一貫之政策，肆其併吞大陸之野心，兩載以還，奪我東省，陷我熱河，佔我榆關，擾我淞滬，鯨吞蠶食。

靡有已時。邇來風雲急變，山河色黯，長城全線不守，平津危在旦夕，聲言直攻窺綏，擷取華北，禍患之來，實非偶然。在日寇固先有其步驟與決心，在吾人亦早鑒及此，時滋凜懼，詎奈中央當局，熟視無覩，坐待滅亡，空言抵抗，暗事妥協。前線真正抗日血拚之將士，而子彈不發，糧秣不給，醫院不設。我奮鬥死傷之戰士，已空作無代價之犧牲。全國民衆熱烈之援助，亦轉爲絕大之失望，所謂政府，所謂當局，誠不知將何以自處。豈以國土儘可喪失，民衆儘可捨棄乎。敵部官兵櫻心國難，疾首鬼焰，故不惜遠道北上抗日，軍次河朔，障礙橫生，北平軍分會曾一再派員婉阻，陽稱檢驗，陰謀消滅，當不忍灑爛地方，轉道抵此。是誠抗日者有罪，救國者不容。秦檜不死，宋難不已。痛念及此，未忍卒言。頃讀馮總司令宥日就職通電，詞直情切，動人心魄，愛國精誠，昭然可見。吾人於黑暗摸索之中，幸獲一線之光明。謹率所部兩萬健兒，誓死追隨，爲國効命。敢祈全國同胞，認清道路，鑒別邪正，同聲奮起，一致擁護，俾能頓雪國恥，收復失地，民族之不亡也在此，人

心之不死也亦在此。臨電匆匆，愿聞議論。抗日救國軍第一軍軍長張人傑，第一師師長宋鐵林，第二師師長王中孚，第三師師長杜光明，第四師師長宋克賓，獨立旅旅長崔國慶，騎兵旅旅長谷有祺，工兵團團長魏中原，第一旅旅長趙雲祥，第二旅旅長王繼賢，第三旅旅長王丕襄，第四旅旅長胡文郁，第五旅旅長孫國棟，第六旅旅長李從發，第七旅旅長謝憲明，第八旅旅長王保義，第九旅旅長劉俊德同叩感。

(五)馮占海擁護通電

(銜略)鈞鑒，頃上馮總司令一電，文曰：「張垣抗日同盟軍馮總司令均鑒，頃奉宥電，敬悉我公愛國愛民，力求實踐，際茲國難方殷，慨任艱鉅，可謂人適其時，事得其當，國家前途，端賴實重，占海不材，願隨驥尾，禦侮靜內，皆惟鈞座馬首是瞻，良以殺敵務須一致，抗日貴在徹底，圖一時之苟安，遺百年之禍害，凡人用通大義，豈能自趨滅亡，敵方節節進迫，我則步步退讓，奇辱重恥，斯至已極，誤國殃民，擢髮難數，我公義舉，薄海而欽，山河重整，拭目可待，臨電迫切，不

勝待命之至。民衆抗日同盟軍第四路總指揮馮占海叩沁等語。所望全國民衆，共起擁護，以竟抗日全功，不勝企禱，總指揮馮占海叩沁（二十八日）

不但實力派通電響應擁護，各地的民衆團體也皆來電祝賀，並表示擁戴，茲錄其二三主要的通電於下：

（六）山東全省民衆抗日救國會電

天津轉張垣馮煥章先生鈞鑒，奉讀有電，敬悉我公應民衆之請求，舉義職於張垣，大義昭著，舉國同欽，挽既倒之狂瀾，復已缺之金甌，我齊魯民衆痛國韓之無日，決效田橫五百之義，風頭猶在，熱血可潑，誓從公後，茲國恥使謀妥協，緝城下之盟者，知所愧畧也，臨電依依，不勝感奮，山東全省民衆抗日救國會叩世。

（七）上海市各界聯合會中華民衆自衛大同盟電

馮總司令暨全體將士助鑒：倭奴橫暴，舉世無倫，逼吾屈服，誘我協定，民族精神，掃地以盡，幸公關岳精誠，順應民意，誓師討寇，志決復仇，統率貔貅，同

伸義憤，收復失地，進攻多倫，國有干城，黃帝子孫，願爲後盾，論電馳賀，並祝大捷。上海市各界聯合會中華民衆自衛大同盟叩庚

此外尚有上海抗日救國同志聯合會，上海各界抗日促進會，東北民衆抗日大同盟，及東北青年抗日鐵血團等團體通電，不下數十通，無從一一錄載。

各方革命志士及名流，也以個人名義，紛紛電賀並加鼓勵。

(八) 李烈鈞等通電贊助馮總司令抗日

馮總司令尊鑒：敬電奉悉，節塵分授，壁壘一新，交綏伊始，逆瞻已摧，恢復失地，期當不遠，我公當城下求和之後，爲亡羊補牢之謀，其心良苦，其境彌艱，然民族國家之存亡，胥繫於此舉矣，北望塞土，遯聽捷投。李烈鈞，柏烈武，程潛，陳嘉佑，張知本，鄧家彥叩感。(二十七日)

九四老人馬相伯先生亦有電賀馮先生就職，並且爲馮先生悲壯抗日的義舉所感動，他曾在宴馬占山蘇炳文等民族英雄的席上，痛述馮先生此次抗日義烈之後，傾

導全體起立歡呼『馮玉祥萬歲』三次。非馮先真正抗日的主張和決心，非馮先生以民族一份子爲民衆的利益而抗日的主張和決心，必不能爲這樣年高的馮先生所感動。

馮先生接到上列消息之後，其抗日的決心越發堅決。其情狀表露於其蒸電的字裡行間。因該電與馮先生抗日決心和主張有密切關係，故順爲附錄於下：

馮總司令電謝上海馬相伯

頃接薛子良，黃少谷青電開：馬相伯先在昨與章太炎先生公議馬占山蘇炳文二將軍，陪客有朱子橋等三十餘人，席次馬老人痛述先生悲壯抗日之義烈，最後領導全體起立歡呼『馮玉祥萬歲』三次，此老人之愛國熱心，真令人佩服，等語，詳武人耳，而九四老人馬相伯先生當令名士也，彼獨何厚於祥，何求於祥，而遂至於此，所以然者，爲祥之能愛國，能抗日，能殺賊，能爲民族爭光榮耳！諸將士固皆雄武奮發，深明大義者，丁國家危急之秋，正志士雪恥之日，黃龍痛飲，岳武穆洒淚興師，

白馬先登，靡令名揮戈殲賊，此皆古之名將，而亦我人以模範者，孟子曰：人皆以爲堯舜，然則聖凡之分，相差一問，其始也，特視其勇怯何如焉耳，今日之事，進則俱生，退則俱死，死固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者。爲國而死，其死也榮，忍辱偷生，雖生實死。噫文天祥零丁洋語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又泰山鴻毛之辨，而爲吾人所急欲知者，不可不察，且反觀抗日戰線，愴然四顧，尤復有存焉者乎？河山東望，熱淚長揮，碩果僅存，端賴努力，所冀復興國祚，與諸將士共勉之，而粉身碎骨，以報國者，則祥願以之自勉也，馮玉祥蒸。

張家口乃至察哈爾全省民衆之擁戴馮先生，尤爲熱烈。

察省的民衆抗日的情緒，在這真正抗日領袖的指導之下，當然而且必然地，蓬蓬勃勃地向上發展，澎湃。其實無論任何地方的抗日的民氣，祇要在沒有反動勢力加以壓迫取締的場合之下，即必很健全地增長起來。同具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的察省民衆，也不能出此例外。張家口的市民，尤其是這樣。自從馮先生就職省電發出

之後，張家口市民各界，即自動地成立許多抗日的民衆團體，察省民衆禦侮救亡大會是其最着者；並且自動地召集市民大會，前後共達五次之多，每次市民大會，軍政民各界一齊參加，到會團體在二三十團體以上，到會人數每達五六萬人，盛極一時，開元察省未有的新紀錄。每次大會均有軍隊萬餘參加，這是中國別地方所沒有的新朝氣。

民衆自動地選擇敦請真正抗日的有革命性的領袖起來統率他們，引導他們，而真正抗日的有革命性的領袖又在愛護民衆，保護民衆利益的覺悟之下，領導民衆進行抗日。工農兵商等各界協力合作，槍口一致對外，堅決地爭民族的生存。這些情景，都是近年來別地方所沒有而張家口乃至察哈爾全省所獨具的新氣象。

這次馮先生的倡導抗日及其實行上有一種特別的意義，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即馮先生是爲保護民族利益而抗日，是爲解除中國民衆的痛苦而抗日。因此，受到各界民衆熱烈擁護的馮先生，必然地於積極抵禦外侮之外，同時進行內政的改革，

解救民衆於水火之外。因此，馮先生在其就任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的第二天，即頒布三道最有意義的政令如下：

(一) 免除苛捐雜稅令 爲通令事，查苛捐雜稅，爲我國歷年來最苦民衆之苛政，今日國民經濟之破產，人民饑寒交迫，固由帝國主義之侵略，亦由苛捐雜稅之剝削，茲接受察哈爾省垣民衆禦侮救亡大會取消苛捐雜稅之決議，着民衆抗日同盟軍區域之政府機關，查明所有苛捐雜稅，一律取消，以掃官僚政治之積習，而恤民困，此令。(五月二十七日)

(二) 釋放政治犯令 爲通令事，歷年來，民衆爲反帝國主義與革新政治，而犧牲生命，繫身縲紲者，何止千萬。尤其自九一八以來，民衆激於愛國熱情，羣起作抗日運動，當局自己不抵抗，復不許民衆自動爲民族爭生存而奮鬥，封閉民衆禦侮團體，逮捕抗日戰士之舉，層見迭出，因之民意難伸，國脈摧殘，茲接受察哈爾省垣民衆禦侮救亡大會釋放一切政治犯之決議，着民衆抗日同盟軍區域之政府機關

，查明所有政治犯，一律開釋，以伸民氣，而擴大抗日戰線，此令。（五月二十七日）

（三）停止國民黨黨費令 爲通令事，近年以來，民益窮而財益困，其原因多出於濫用民財之所致。自即日起，所有黨費，一律不准動用人民之款，卽一律不得由省縣公帑開支，以昭公允，而減民衆負擔。仰並轉飭所屬各縣政府，一體遵照，此令。（五月二十七日）

頒布三道政令的理由，政令的條文已明白揭穿了，歷年來中國的社會事實，也皆能確切證明着。誠然，日本帝國主義年來侵略中國之急進，固爲帝國主義階段特有的徵象，而中國內政之腐敗及統治階級之極端有以致之，亦是不可諱言的事實。自從南京政府建立以來，名雖爲革命的新政府，而其賄賂公行，貪污成風，實不減於北洋政府，恐怕猶有過之。捐稅的繁苛不是筆舌所可形容。因而民族工業不興，農村破產日益加劇，農村及都市的民衆，皆流離失所，國家的元氣大損，外侮乃乘

之而來。國內對於時代的情勢略有認識的青年志士，皆睹此危機起而反對這種黨政，並積極企圖抗日，不惜犧牲一切，奮勇鬥爭，但是反動的統治階級不但不加鼓勵，援助，倒反目爲反動，指爲赤化共匪，重則慘殺，輕則無期囚禁。於是，中國的革命勢力日益凋落崩潰，而外寇越發猖獗。至於檢劄革命美名的國民黨員，則坐耗公帑，干政弄權，常藉黨權欺壓民衆，致使一般民衆視如猛虎毒蛇，呼之爲「黨官」，「黨大人」，「新土豪劣紳」等等。如此內政，國家不弱，外侮不來，實無天日。馮先生這次舉義旗之始，能於積極準備實行民族革命戰爭之外，頒布這三道含有漢高約法三章意義的革新政治令，以適合一般民衆的迫切的要求，這一點也就是馮先生之所以成爲「新的馮玉祥」的一種表現。

五 馮氏收復失地

帝國主義階段上的反動統治階級及其政府，唯恐得罪其主人的帝國主義，唯恐國內的革命勢力澎湃起來，這是「鐵」一般的原則。這個原則適應在南京政府年來

極力壓迫馮先生的事實上。自從馮先生揭出抗日旗幟以來，凡不甘於投降屈服的義勇軍，及有血氣有革命性的志士青年，皆紛紛集中到這真正抗日的中心來。馮先生卽在這革命民衆所擁護的陣容中形成一個堅固的中國民衆革命勢力，並積極領導這革命民衆的集團，以進行抗日。

然而南京政府却反因此而日益加強其對馮先生的壓迫。南京政府唯恐馮先生所領導的抗日革命團體果然收復失地之後，將愈反襯其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之爲喪權辱國；尤其日夜戚戚於馮先生所代表的民衆革命勢力之增長，或將搖動他們的反動政權。所以，南京政府數月來，更加千方百計，威迫利誘，企圖消滅這支民衆的革命勢力。始則以什麼訓練總監，什麼林壘督辦等虛職相眩誘；繼則利用通訊機關及御用報紙，造謠中傷；終則調遣大軍壓境威嚇，無所不用其極。

利誘，固不足以動馮先生堅決的意志，威嚇也難有把握。南京政府更恐師出無名，激動各方憤慨。但其主人帝國主義的威權既不可不保護，無名之師又不可不出

，爲馮先生製造罪名之舉，乃難免一試。北平軍委分會及中央黨部的通訊機關中央社，遂竭力散布所謂『軍息』及『中央社電』，造謠中傷，加馮先生以聯俄赤化的罪名，希冀以雙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

馮先生爲揭穿上述造謠中傷的陰謀起見，自不得不闡明他這次與師動機全在於爲爭民族生存而抗日的真正態度，以昭示全國的民衆。真電及庚電拍出之後，誠不知南京政府將作何感想。電文有曰『……如謂抗日者有罪，言戰者應殺，於停戰之後，爲對內之謀，則玉祥固抱持正義，至死不屈也』，『嗟乎，塘沽協定，徒增城下之盟，瞻企灤東，空遺媚賊之恥，謂抗日爲有罪者不止玉祥，謂言戰者該殺，則言長期抗抵者，應早在自殺之列……吾人於血泊中求掙扎，祇知爲民族生存而奮鬥，不解做官，祇圖自存，不解媚賊，抑不解作亡國之官，有何滋味，更不知強我以媚賊者，亦再有何理由……』，不知南京諸公讀此數言，尙何面目見人？茲列二電全文於下：

(一) 真電

(銜略) 均鑒：玉祥此次因察省危急，奮起挽救，不自度德量力，欲從全國戰十及抗日民衆之後，求伸大義於天下，只知反對屈辱妥協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日。而造謠中傷者之於玉祥，無所不用其極。不曰玉祥勾結日本，即謂玉祥聯俄投共。第一層不屑辯，諒國人宜無有以玉祥爲漢奸，就第二層言，如張庫交通，今仍完全斷絕，而曰玉祥已由庫倫運大量軍火。又曰玉祥軍中已聘到蘇俄顧問二十人。如張垣秩序安靜如恒，金融工商百業仍舊進行，而曰祥封閉銀行，提倡打倒資本家，此皆絕非事實之真相也。玉祥認定抗日，非軍民一致不爲功，誠獎勵民衆，起而抗日，此與所謂工農暴動者，殆風馬牛不相及。今夫赤黨橫行於長江，暴動時起瀕漢，若謂張垣市上，偶然發現赤黨傳單，輒指玉祥爲共產黨，則各省軍政長官，不亦皆共產黨乎？此等離奇之談，決不足蒙蔽國民之明智，不待辯而自明。極望各地民衆團體，及新聞界，派人蒞臨，實地視察，定知此間一切動作，絕對未逾越

民族解放運動之範圍。階級奮爭云云，實爲捕風捉影。此間省政府所辦之國民新報，其讀者論壇中，偶登左傾言論，即已由省政府嚴加取締，舉一反十，可概其餘。至於前因多倫失陷，省政府人員多相率離職，宋主席明軒督師抗日，不遑啟處；因派宋所委之察哈爾警備副司令佟凌閣暫代主席，固係一時權宜之計，今者平津停戰，日軍轉鋒深入，察省危在旦夕，此固日閥之預定計劃。查多倫失於五月一日，沽源失於五月二十四日，而玉祥與師抗日，則在五月二十六日，寧逼處此，不容緩圖。而人之片面宣傳，竟謂因玉祥之奮起，始引致日軍之來侵。果誠如此，則東北四省，何以在不抵抗主義下，完全喪失？夫以地事日，有如以肉投餒虎，地不盡，侵略不停。玉祥決竭全力，保衛察省，爲國守土，不辭犧牲。宋主席明軒，此次在喜峯口一帶，沐血抗戰，功在國家，所部悉百戰精銳，能令其移師援察，卽回主席之任，固爲最便。他如孫總指揮殿英，方總指揮叔平，亦皆志切禦侮，國家干城。可當方面封疆之重任者，苟能公平善處，無所不宜。玉祥唯知率部對外，決不割據自

雄。不然，如謂抗日者有罪，言戰者應殺，於停戰之後，爲對內之謀，則玉祥固抱正義，至死不屈也！耿耿愚忱，伏維亮察，馮玉祥真。

(二) 庚電

(銜略)均鑒：宥真電，當荷華察，倭寇披猖，河山破碎，疊據東省以亡熱河，頃據熱河以危平津，他日必更據平津以亡我國家，滅我種族，用心至險，用意至明，稍具人心，罔不痛憤。玉祥義氣所激，奮起圖存。計自上月濛午以來，察東康保寶昌沽源各縣，均已先後克復，現正進薄多倫，收復之期，當不在遠。特不抵抗者，對我仍無日不在威脅利誘中，先之以兵力壓迫，繼之以造謠裁誣，終之以全國林墾督辦相鈞餌。不動，則更思以金錢囑買，且再轉而爲兵力之壓迫，妙緒迴環，罔知所極。玉祥不敏，竊以彼既認我爲赤化，則自就職迄今，已四十四日，而遠近各報記者，及民衆代表，之來此慰問者，踵相接。試問赤化者何人？而所赤化者究係何地？又何以吾人揭發抗日，則竟以赤化相誣，而政府所欲畀我以全國林墾督辦

者，似又不畏其赤化且極似以赤化相勸勉。復按多倫失守，爲五月一日，沽源失守爲五月二十四日，而玉祥與師抗日，則實五月二十六日。坐視，則國土淪胥，抗戰，則察東收復，事實具在，未可厚非，耳目昭昭，終難盡掩。願必謂保察即以禍察，抗戰即以速亡。然則東省之失，是否爲玉祥所招，而喜峯南口之戰爭，又是否爲國人所詬病？嗟乎，塘沽協定，徒愴城下之盟，贍企瀕東，空遺媚賊之恥，謂抗日爲有罪，則有罪者不止玉祥，謂言戰者該殺，則宣言長期抵抗者，應早在自殺之列。責人則重，恕己則輕，以如是而領導人民，以如是而自命爲革命，友邦騰笑，黃裔蒙羞，東望河山，可勝愴慨！玉祥愚拙，竊以爲國勢至此，苟安旦夕，無補危亡，挽茲危亡，端賴努力。且吾人於血泊中求掙扎，祇知爲民族生存而奮鬥，不解作官，祇圖自存，不解媚賊，抑不解作亡國之官，有何滋味，更不知強我以媚賊者，亦再有何理由？丁國家危急之秋，正志士雪恥之日，苟利於國，死生以之。區區之志，如是而已，敬布腹心，唯希諒察，馮玉祥叩庚印。

或許有人讀真電及庚電而譏笑馮先生爲說空話，但是我們不祇是相信馮先生的電文及談話，我們始終相信馮先生的實踐。我們尤其相信：中國今日的革命領袖，要取得一般民衆的信仰，只憑空談，或假談，已經不够，必須有事實的証明始可，「事實勝過雄辯」！現在，馮先生的部隊已經在巨大犧牲之下克復了無抵抗的軍政當局所拍賣的察東各縣了。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在極短的二十餘天中，馮先生就把軍隊很迅速地整頓完畢，六月十三日卽正式動員，以期收復察東各處失地。此時，凡有抗日決心的軍隊紛紛投効，加入同盟軍，並願卽日開往前線殺敵。馮先生一一加以慰勉，並親自向各部兵士訓話，全體士兵，莫不聲色俱爲所動，願爲國効力。同盟軍北路指揮吉鴻昌氏，乃率領三萬健兒於六月二十二日晨出發，左路副指揮鄧文，右路副指揮李忠義部，亦率部隊同時挺進。臨行前，馮先生曾召集全體士兵訓話，慷慨悲壯，聲淚俱下：兵士大爲感動，俱誓以身許國，不達目的決不生返。吉總指揮臨行通電有曰

：『願擲頭顱，換取民族生存；揮我熱血，收復大好山河；正義所在，敢不趨赴，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等語，可見其抗日意志之堅決。他方面，馮先生又爲統一軍事指揮計，特派方振武氏爲北路前敵總司令，率一軍張人傑師，第五軍阮玄武所部，及挺進軍余亞農部，向沽源多倫方面挺進。二十二日午後三時，吉總指揮率領的王支隊長當卽佔領康保，全部僞逆各軍，均向寶昌退却。這一戰經時三小時之久，僞逆軍傷亡極重，奪得馬匹及軍用品頗多。二十六日，鄧文及李忠義二軍，將李巖房子，南口房子，及得勝溝一帶的僞軍，完全擊退。敵軍的陣地節節後退，我軍又於七月一日克復寶昌。這時，駐沽源的僞軍劉桂堂，忽發通電反正，願在馮先生領導之下，加入同盟軍，作抗日先驅。不消說，這是爲馮先生抗日的熱誠所感動，出於良心的督飭所致。劉桂堂在七月一日正式就職同盟軍第六路總指揮，通電中曾說：『我馮總司令，應民衆之督促，重整抗日義旗，風聲所播，溥海奮興。桂堂爰率所部，一致響應，茲奉總司令馮令開，委任爲民衆抗日同盟軍第六路總指揮，桂

堂危中受命，敢不奮鬥，……發師東指，誓復河山，一息尙存，斯志不懈。」劉就職後即親到寶昌與吉總指揮會晤，共商進軍大計。一部張海鵬逆軍，遂蹈於孤立無援，而被余亞農部大刀隊擊退，斃逆軍七百餘人，俘虜五百餘人，奪獲槍彈無數。得將沽源全部克復。

各部軍隊集合完畢後，復分三路總攻多倫。第一路張凌雲全部集結黃土廠一帶，抄敵軍後背；第二路李忠義自黃土灘一帶直向多倫推進；第三路劉興田部自破窰窪一帶截斷敵人去路。吉總指揮與鄧副指揮則駐紮前後孤山。七日夜十一時，開始圍攻多倫。日軍方面曾派遣大隊飛機，往來白水諾爾及前後孤山一帶，拋擲炸彈，轟炸我陣地；而我軍士氣極旺，無不爭先恐後，奮勇前進，連戰皆捷，李逆乃閉城不敢戰。吉鴻昌，鄧文，李忠義三指揮，親臨城下督戰，拼命猛攻，爬城三次，均被城內的機關槍掃射而退，死亡枕藉，損失極大，團長以下官兵傷亡二百五十餘人。日本軍隊連日又派機擲彈，而我軍抱必死之決心抗拒，遂於十二日晨九時四十分

，由南西北三門攻入多倫城。在城內又與敵接觸，巷戰肉搏達三小時之久，僑軍才從城東門潰走。西北屏障重地的多倫城，乃正式爲抗日同盟軍所收復。

計自六月二十二日誓師到七月十二日，僅二十天中，陸續收復康保，寶昌，浩源，及多倫四重地，用兵之速，從來未有。這當然一方面是將官指揮適宜，他方面更是將士爲馮先生抗日熱誠所感動，莫不願效死力，方能建此奇功。察省民衆得到克復多倫的消息，都歡呼慶祝。十三日晨，察省各界民衆舉行慶祝收復多倫勝利大會，到各界民衆五萬餘人，可謂空前的大會。一般人民對於抗日的工作，是何等注意，可以想見一斑，他們抗日的情緒如何熱烈，也可想見一斑。克復多倫的消息傳佈全國報紙上時，相信全國民衆也必莫不喜形於色。雖有幾家御用報，故意加以否認，或者有些報紙處在當局淫威之下不敢發表，無奈事實却仍舊是事實！

克復察東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多倫一役犧牲更大：『我軍自陽平圍攻多倫以來，血戰五晝夜，官兵死亡者千六百餘人……』。此次行兵的苦狀，更難

形容，讀馮先生文電（列後），當無不潸然淚下者。

然而，察東完全克復後，馮先生抗日的目的，仍不能說已完全達到，不過達到就職省電所列目的的一部分，武裝保衛察省而已。東四省大好河山尙爲日本帝國主義所盤據，數千萬同胞依然流離失所被踐踏於異族鐵蹄之下。馮先生當然必不能滿足於這小小的成功，雖然民衆抗日同盟軍的軍力及財力，非常的艱難，雖然在克復察東失地之後南京政府更加急激派軍侵進察省，企圖消滅這支民衆的革命勢力。毫無疑義地，馮先生所代表的抗日革命勢力，必定還要前進，繼續收復東四省的失地，而解救數千萬同胞於倒懸。馮先生致蔣中正何應欽及黃郛的文電，已經表示得很清楚：

頃致蔣介石先生，等文電文曰：南昌蔣介石先生，北平何敬之先生，黃膺白先生均鑒。頃接前方捷電，我軍自陽午圍攻多倫以來，血戰五晝夜，官兵死亡者千六百餘人，茲已於文晨克復多倫，敵人向東潰竄等語，祥久疏戎馬，伏處山林，前祇

以東北淪亡，凜熱繼陷，多沾爲四省之續，平津訂城下之盟，一時爲血性所驅，民衆所迫，不得不奮然而起，振臂一呼，以武裝保衛察區，收復失地自任。惟自上月號晨出發以來，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陰雨則鞍馬盡濕，昏夜則席地幕天，且際茲酷暑氣候，多有著皮衣皮帽以殺賊者，辛酸慘苦，困難萬分。茲幸託全國民衆之助，總理在天之靈，雖以飢寒疲敝之師，挾厲鏘鏘殘之械，而氣凌霄漢，志雪國仇，旬日之間，收復康保，寶昌，沽源等地，今又繼續收復多倫，察省地區可告完整。惟保察之任務雖盡，而東北四省之失地未收，瞻望河山，猶深慘慟。公等執國家大政，掌百萬雄師，兵械之精何霄霄壤，餉糈之富更不待言，如蒙慨念東北同胞，亡國之痛，廢停戰協定之約，興收復四省之師，則祥雖庸愚，敢辭鞭撻；否則，惟有自率此十萬飢疲之士，進而爲規復四省之謀，一息尙存，此志不懈，成敗利鈍，之死靡他。謹電奉聞，諸誰亮鑒。馮玉祥叩文中

馮先生致麗炳勳，馮欽哉，何立中，及關麟徵等報捷電中，更言之痛快淋漓，

其決心尤爲表露無遺，其中有曰：

『……………兄等皆國內賢豪，一時俊傑，愛國之心更切於弟。深盼即日率部一致向滬熱推進，俾得光復四省，解東北同胞於倒懸，屆時與兄等作黃龍共飲，何快如之！』

結 論

本書敘述到這裏，必須等待歷史往下的開展，所以不得不作個結束。但是本書雖然結束，而「新的馮玉祥」的前途却還非常的遙遠；他此後的革命行動，無疑義的，還可以寫成「新的馮玉祥續編」，「新的馮玉祥再續編」……。

我們不敢斷言，也不希望「新的馮玉祥」的革命主張及革命行動，停止在這階段上。必須隨着時代的情勢和潮流的演變，而再踏上「更新的」階段。

我們堅信馮先生一生的革命行動，是循着「辯證法的」演變的路線的。他爲何要食滿清之祿而企圖推翻滿清？他爲何要身爲曹錕的部下而倒北洋政府之台？他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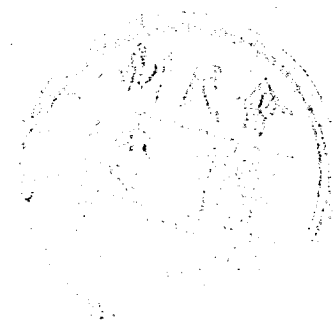
何要竭力贊助國民革命軍北伐而又反對現在的國民政府？他為何要敦請蔣介石上台抗日而現在又仇視不抵抗的蔣介石？這些事實都是在證明馮先生一生革命的辯證法的演變——有革命意義的演變。現在，馮先生已經站在民衆的立場上起來抗日了，已經歸宿到他那「來自鄉村，出身隊伍」的真地步了。此後，必更能夠爲民衆謀利益，爲下層民衆的福利而建設，奠定現代最正確的最合理的革命基礎。

當本書必須結束的此刻，謹就馮先生的革命作鳥瞰的展望，並表熱誠的希望，聊充本書的結論。

——完——

新的馮玉祥

七一



#178
311213

311213

15431

